

南通縣圖志卷二十二目錄

雜紀

序言

孝子祠記

屯衛沿革記

科第記

試院記

馬氏世醫記

俠義記

耆老故事

占驗記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二 目錄

技術記

耆年進學記

支雲文峰光孝三塔記

石橋故事

天順碑金石記

遺賢興學記

循吏記

義俠後記

梁銅佛鐵羅漢記

古樹記

循吏後記

周君知遇記

單王二家畫記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二 目錄

二

南通縣圖志卷二十二

雜紀

昔史公傳滑稽日者龜策班氏志五行而表古今人物范氏傳次方伎於獨行逸民之間錄及王喬費長房之事皆若以其書既蘊既周復游心於曠渺不可畔岸之區殫思於纖屑若可撮持之際網羅掘擗流曜飛文以爲吾史當如是焉耳然使其不如是者則亦何病其爲史乎且以優俳之無實而龜策固不同於人傳之疑足爲義累然以史公言滑稽則其所繫者或閔而其與日者龜策或並出於褚先生之所補是固有然矣至若以五行幽渺之言遽依洪範所陳傅致數百年災祥所見一一著之於人事讀之使人不知其迷惑而但覺其可以爲嬉且旣已斷代而爲書顧泰然取天開地剖神聖智愚之大凡殿最之而不辭此又何爲者及若燕齊方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二 雜紀

一

士怪誕之說流極至於閭巷稗史之所侈言尤不可究詰顧自史公以下遇之不復爲芟除且若甚甘焉是豈將以爲世規抑徒有以自肆焉已耶今爲蕞爾數十載之方志以類相從者二十餘編顧猶不得已而繼之以雜志夫亦有所取蓋無能自比於古矣然述異志怪見拒於今時故不之及也

前纂

當邑治西北黃金壩地藏殿西有孝子祠始祀夏陽嗣他孝子見旌者或亦奉主其中蓋於附孔子廟廷秩祀忠義孝悌祠而外別爲專祀孝子之所顧地旣僻陋祠祀諸家之子孫無能灑掃修葺故祠日以殘然當祠西有敝宇一區壁有石刻曰通州孝子祠西偏記則道光九年知州黔南周燾撰文州人李芳梅書也觀省燾之設施異乎世吏之用心者矣記曰今上御極之八年燾奉命來牧是州深惟聖主孝治天下之意凡政之所施

以飭紀敦倫爲重罔敢或墜其明年有以孝子祠左右不潔言者按視祠西則有廁地不隸祠爲程氏世業召而問之則曰願以歸祠乃予值而受之除爲宇地隘不足以供他祀遂鐫律若干條於壁而顏其額曰舍舊圖新蓋以處夫不順於親者使之自新也孝者旌於朝有司設木主鼓樂送祠以榮之不孝者寘之法其不順於親而遽加以法情猶未忍者必先有以困辱之激勵之以動其固有之良而發其愧悔之意則不順者轉而順以至於孝而世道人心亦因此而正將見比戶可旌又安有負疚寢興至斥爲聖世之罪人者哉是困辱激勵之道即所以垂教於旌孝罪不孝之外而事猶有急於此者乎顧困之罔罔不如困之孝子之側辱之訟庭不如辱之孝子之前使知孝如彼不孝如此而心有所激則愧由此生悔由此起乖戾之性亦將由此而消矣今以不順於親者令隸拘此字跪讀律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一 雜紀

二

條俾知朝廷教孝之殷褒孝之重治不孝之嚴必將困極自勵求爲孝子以續前愆而大改其所爲也故越三日出之改則釋不改論如律此燾所望於州人不可以不記也燾所謂困辱之使愧悔者蓋數數行之爲衆所感畏故前此三四十年猶或聞父老警戒之辭輒曰若所爲不當居忤逆所耶所即孝子祠西宇也自清季頒新律罪不孝視前爲輕刑罰庸有世輕世重之殊然今談法學者於將刑未刑之間與夫幼年有犯以感化院納之視昔賢牧令之意固吻合矣且吾儒之言治舍孝則治本不生而人生之道德將盡是非可以世變而或偷緩也燾所書刻律文及碑石今移存博物苑後之事教養者或有取於斯而畧師其意乎

前纂

續纂

屯衛之法昉於明時至清初次第裁屯軍專以衛所司漕運通屬於揚州總總有都事僉書旋裁汰而歲報起運軍衛冊籍仍按總爲之總之下分

各衛有千戶百戶承運之人曰旗丁丁之長曰伍丁糧船一艘爲漕差十分必殷富民而後可故或一姓數姓承一艘謂之正丁其族人謂之散丁正丁亡飭其子姪及散丁之富者接充由同所伍丁正丁互保之正丁中落則有遷殷革疲之制無故求退則有規避漕差之罰蓋承運者雖受有屯田然運之所費且十倍於屯租之所入故蕩覆其家者往往而有通凡爲糧船三十三艘其給屯田也艘或畝三百餘至五百餘不知其所以爲差其田所在即今興仁鎮唐閘市平潮市也皆低下蕩田聽其自墾熟然至今猶不盡墾也舊案屯田額凡一百七頃三十二畝奇實徵者九十一頃四十三畝奇前知州汪樹堂嘗謂東門教場故屯地狼山鎮圈爲營田遂闕十五頃八十八畝奇亦舊案云運旣嘗遷殷革疲故衛姓代有變更乾嘉以後爲習姜何張達嚴胡秦王李楊徐瞿鄭梁熊侯江田十九姓雍南通縣圖志

乾之際所謂黃宋顧駱潘鄒俞單郜陳吳馮並以疲去籍更前益不可得而聞矣停運始同治之初海運則自海開禁滬設輪船招商局始光緒二十八年以後益盡裁衛官袁世凱巡撫山東時爲屯田繳價之奏有運諸省皆駸駸欲舉之然並以紛亂而阻通於斯時有屯田之家亦稍爲惶急而已始清重士籍而通之習尙猶有所謂冷籍者視幾與無籍者等惟於衛無所問焉然一爲諸生則不復以運累有科第則兄弟並免故若胡尙書長齡貴時運籍無復列其家而侯某以富當承運訟累連年卒以鉅資饋貧族爲富人使出應而解始固未嘗不閎厚而其流浸以衰刻重民患也言國利者或計及故紀其大凡示後來焉

吾邑前二百數十年間世以科第爲望族者最初推馬氏繼孫氏王氏最後爲顧氏始馬氏起宏琦終毓盞族凡得進士七人獨毓盞未嘗一日爲

仕宦孫氏始兆鼈至登瀛爲進士者五人而世亦相次登瀛之老人遂以世數榜其門曰五代進士范持信故登瀛師也因往賀之老人謝曰兒細事乃敢辱先生持信退而嘆曰是細事耶其言矜而其事備矣然其後登瀛有從弟曰贊清亦以進士官京朝則其言亦不盡然也始登瀛年少而氣盛老人不欲令主鄉團後卒主之驟得疾而歿邑人或妄傳以言不可信孫氏祀鄉賢者三曰閔達曰銘恩謚文節曰廷光廷光爲銘恩叔父奏允祠祀獨在光緒時嗣復請更位次焉王氏自廣蔭羣從得進士者四人而廣蔭貴顯謚文慎其子孫稍式微然皆循循有士風顧氏以同治之末暨光緒九年得進士者四人而曾烜父子兄弟叔姪同舉癸未科尤爲一門之盛事嗣是以後科舉廢而學校興士當一競於有用之學外備世用而內世其家庶不失百世相傳之氏族矣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一 雜紀

四

通於清雍正初以狼山鎮借饗毀署之獄結始奏陞爲直隸州時歙縣孫仲圭遷通始著籍呈請學道分棚於州以州舊所置巡按行臺改試院並購近旁地拓建之孫氏頗捐鉅資及乾隆二年學使張廷璐始蒞州試時方謁聖廟出州附生凌枚拔貢生吳棟抱櫺星門而哭曰學籍爲外人占去吾輩乃無從讀書廷璐叱之曰孫氏除籍入籍已奉部文櫺星門外天子尙不敢妄語爾竟敢哭泣大不敬且應試者不詣揚州數乃倍蓰於前是孫氏之惠爾通也爾奈何愚昧至此即屬提調官盡法治之試旣孫仲圭之孫補學官弟子即以資爲凌吳贖罪且捐復焉文到前一日凌竟卒於獄昇出衣巾薰沐尸也吳麟補而歸始院試僅東西文場二號後更增東新西新及沙字諸號號率相次設長案諸生興作出入搖撼以爲苦最後于振聲入籍捐資悉易石爲案足則前患除矣民國初元院改爲縣議

會悉撤東西諸號舍而振聲被舉爲議長嗣復假爲行政公署

邑之以醫爲世業者其本源旣微則其流別益不足稱數獨馬世雍之後皆治瘍科其六世孫寶衡最有名旁傳弟子江德全治重瘡輒愈擅名聲四五十年年八十餘遠近赴之舟相續此近時之最著者世雍遺解剖圖說頗與前世異嘗爲長洲彭尙書起豐治其胃疽於京師時純皇帝后玉枕癭破血射不止詔世雍治應手而效遂副太醫院恥與正使爲比同乃謝歸著書數十卷子孫秘之自西醫之學說興中國士大夫漸知引重顧或鄙夷壹切欲盡棄吾國固有之藥而詆秦漢以來相傳之方書謂爲無足取則亦果於不自信而好爲過論者焉邑君子方規始醫校以重生人而振醫學而一時挾術以售者大率守晚近不便古法尤無能折衷於西說矣近世餘東程逢恩之曾祖信字介石所著醫案論治痘疹及伏熱諸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一 雜紀

五

證足與海昌王士雄諸書相發明同時葉天士嘗見其方嘆謂病者曰江北有此名醫何庸遠涉耶馬氏外有秦氏世居闕家菴以醫名其名楨者諸生爲傷寒約編能得其要旨

昔司馬遷傳游俠以爲緩急人所時有也其實俠者始皆以智力自長於其羣而義卽所以撫衆其聲遠者其義富則一時健桀驚宕之士慕而歸之者益多故其勢常足以犯禁而上與世主爭名即誅夷之旣踵焉然使鄉曲廉謹以俠自喜者爲之則時亦足以靖民故其義不絕於天下也通處江海之交仍數百年不見兵革民畏吏若鬼神顧地旣不給於耕而道咸以後生聚衆而風氣亦薄雖窮僻之處資不足中人猶各逞無等之嗜者什嘗居六七而吏之至者非必盡有寧民之心則奸宄並肆侵漁良懦益不能得職故閭里之俠亦各並時迭興其能以才力主斷一方雖不盡

合於是非而小民恃之不至於訟庭又無所容利於其心而喜推解以濟人之厄則其名聲常滿於百里間吏雖或患之而亦不得不傾倚以時排難而解紛故其所交游日多則環而居之者日敬畏死而遠近之人嘆息想像之不衰近五十年間得其似三人其前蓋不可得而言矣其他藉勢爲暴於鄉閭雖或傳其義有過人之才所謂盜賊而居民間者耳何足算乎朱浩軒以字行居包場包場之人皆戴之旣重其族朱宮貴之廉哀其老而私爲之具謂宮貴從子曰汝叔不肯受吾錢吾固不忍具汝叔後須汝償也其故人子某婦歿於翁家翁積輕其聳書生而家距遠翁遽欲苦之遷其尸交游盡貽某夜走書告浩軒侵晨遣其子馳至爲治喪甚備及歸過謁之搖手不令謝一語屬慰親而已爲人有內行故宮貴尤敬禮焉張人杰字秀夫居金沙同治初餘東民與鹺販相持販倚場使脅民民大譁遽集衆要場使知州輒上變巡撫省驟遣軍來人杰要其友請以百口保民無他顧不及軍行過要素亦輒立應之故不先受殘性疏畧不省費財有吉凶事不舉者卽助之不足則稱貸有爭訟者必爲平釋然年七八十尤喜游閒求之者雖甚寒暑必不於其家得也熊兆元字鼎弇居袁竈港少時借人報仇俠烈甚其後乃恭謹與士大夫交能全始終晚益爲其地之人所信重而家益困云

保嘉正蓋雍乾間人前志有傳其書怪而不狂或傳老人習武舉嘗勾求善書不能得卽發憤自肆終其身爲之及老而目不明猶爲人作大書王瓊澤言少時嘗聞諸其父保先生年九十七赴弔於呂四戚家席有海蝦所製品蝦故呂四著產先生美之乞一甌歸舟行苦不能酒乃卽以之代酒飲未至城東門橋發病卒馮善徵曰老人嘗銜其書於京師求供奉書

入而報罷有枯樹掛死蛇之目遂不得意而歸蓋聞親云當同光間南通言族鉅而多財者衆必稱徐馮其子弟率好游獨善徵之父純佑字銘之諸生少幽恬嘗家居不出爲蟲魚花鳥之嬉老而耗其產畧盡然能究物品盡其性能得奇葩於叢雜之中見葉即知其迴絕或以色使魚爲起伏或使鳥爲郵逾江淮不失凡有接觸皆有譜記可觀亦篤嗜金石及鄉先輩書畫文字善徵葆之獨完故得以次前聞焉

蔣秋田終其身爲天算解風角之術與范崇簡比鄰而居朝夕過從以爲樂崇簡嘗受琴於母孺人曹一夕爲秋田鼓琴絃忽絕占之曰某日加某時雷擊前苑柘樹無患也至時與曾王父共守之果大雷電以震枝幹盡焚色不改而內作炭屑其他占驗無不應者秋田所居有大皂莢樹至今猶存衆相傳爲靈恠不敢伐也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二 雜紀

七

王正蕃老人廷楨嘉慶間舉人復州知州光緒初年八十餘矣喜弈甚每過其友弈一領首外即據枰著子隨手四五局不厭或有急欲行意怏怏不之顧也當是時國弈周兆奎已歿其從第瑩亦以能弈名而陳氏子寅少得珠媚園所留諸客譜年銳而最工老人與之爲接對亦不以自懈珠媚園者在州治東北明顧尙書所構乾隆中王景獻居之咸同間四方賓客尤盛今建爲女子師範學校者也老人旣日弈城中不期而爲羣及老人歿寅亦置不復爲民國建元邑之子弟頗喜弈推寅爲之師時無年德若老人與其閒者然多自好之士云

馮老人延齡字大年康熙閒通州隸揚州府州錄老人學童第二送試於學道於時取進入學者例須納棚費十餘金不者或言雖旣得而猶奪之老人偕往之四人皆前列無所取貲老人探囊計足四人金謂四人者曰

吾不爲士猶能爲商公等舍此莫適矣夜分金投四人牀亡歸自茲不復進取至乾隆二十五年老人年八十餘遺教析產猶言吾澹於榮利無所積以遺子孫而未嘗不遺之以安好書令辭篤雅君子也光緒二十八年老人之弟五世孫激得老人書敗篋中以示范當世且曰幸先生記之范當世曰老人之欲貴其友而自沒也乃不知從其時到今著於學官籍者已三四千人而四人者卒莫能紀焉及若舉老人之風義以傳於世則一二人而止矣人顧何爲而不自喜耶

邑之爲塔者三曰狼山支雲塔曰城東南文峯塔惟天寧禪寺後院所謂光孝塔者獨癯然秀出兀立於城中爲四方所仰望尙書胡長齡居其西偏尙書兒時家貧甚有茅屋才數楹母夫人孀也恃紡以給讀塏例於七月晦日供祭掃始縱人登臨尙書少嘗與羣兒並登欲得爵鸚於最高級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一 雜紀

八

上則獨緣欄檻以足鈎柱端更斜著空際危取之時見者或驚呼尙書駭愕而足解乃驟以兩手攀角而歌身左右激宕而取勢一釋手竟墮於欄中從容拾級而下則羣詫而智之且尤恠其能歌尙書顧亢言吾不歌不將墮地死乎於是鄉先生金公見而妻以女也金名峻候銓知縣其女即范當世兄弟祖母之姑後撫焉以爲女卽公子標之女也標以拳勇名於乾嘉之間光緒季年寺屋半入中學校而塏益敝敗民國五年張謇張謇屬狼山僧願持修之孤標奐然如故矣

石橋者法輪寺方丈也蓄髮讀書通經典尤喜誦孟子其書頗宗二王然甚自惜不輕爲人書歿時以所臨摹二本屬其友人范當世而張謇朱銘盤皆爲之跋

通之設自周顯德不可謂非遙居江淮尾閭東阻海天天下雖甚亂非兵爭

之區故無甚蕩覆殘燬之禍然求古金石之貽留自元明以上者乃一不可得何也且亦祇治城天寧禪寺見所謂元天順碑及明季所鑄爐瓶其文字近古餘則近時所出元張萬戶碑而此外不稍槩見焉豈前人之不爲抑爲之而不知寶或寶之而物之成毀聚散亦各有其時歟不寧惟是張氏爲博物苑求一縣古物獨得二三造像稍可觀而前此爲高中校用毘盧閣地時有瓌異甚偉之銅佛六七尊竟倉卒被毀不可續是不尤爲可惜者耶通之澄泥研故有名說者謂海門縣舊治沒江垣堞經潮汐久而溫潤遂宜研然質堅重類玉石故老亦有謂爲明季患倭時倭以彼國礁石實空艙掠載多卽棄石海瀕而去寇平近海居民取代甃或作砧礎有青黃紫諸色而紫者頗罕用爲研絕珍然倭所寇不一處其棄石海瀕宜不專於通顧無有以製研名產者何耶或謂舊時折東北水關所見石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一 雜紀

九

質多宜研而今亦無由得賈人多以靈巖礪邨石僞焉然則一研之微欲指爲明季以前通人之製而猶不可以強定無已其必以建造之三埕與植物之有北山纓絡柏爲最古也歟又不寧惟是前世士類不以巧思成物爲異能獨蔣秋田爲渾天儀及身而見奪不復有傳人爲之近時丁澧字月湖爲印香譜百擇語雅而肖物工求古精銅爲爐韜椎鑿而役思乎往來屈伸之間以此自喜終其身然以成爐旣不多歿而無復有繼求其物且亦盡散於四方微物之最近者猶如此更數百年後生小子其何以相嬗而觀我先民是以俛仰於古今之間而不勝後世無窮之慨念也

上前纂

清二百數十年呂四之舊族雄於貲者前首劉氏次彭氏劉當乾隆中葉有以部郎官湖北宜昌府知府者曰鶴齡字雲臯歿而王鳴盛王文治爲

之撰書墓誌時劉方鼎盛其家搜集海內奇書名畫崇飾園林寺觀李艾塘揚州畫舫錄稱淮南藏書以呂氏劉氏爲最數以財拯濟鄉人呂四至今猶艷稱之彭氏始寶榮以航業興爲人多義聲自劉氏之衰呂四有緩急大率倚彭氏而辦然彭亦最爲呂四舊族當明萬曆間彭大翼爲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補遺十二卷清四庫全書摠目據大翼弟大翹及凌儒叙言稱其浩然解組杜門海上者即寶榮之先也寶榮之曾孫曰鼎字小池年二十餘游滬上驟中死疾猝遽作遺書願以家產三分之一屬張謇用以興學謇哀其意爲大會其族戚據遺書稍稍變通處分之以其田二十五萬步爲呂四教育之常產而以其餘歸縣城女子師範學校及其故不諧之族又爲彭氏族學以妥鼎妾與所遺女當是時妾年裁二十許女裁二歲也鼎妻沈前卒有遺言亦斥私貲助興學爲臚其事呈官立案也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二 雜紀

十

請政府特獎鼎雖不遂其年然能於危死之時決然善用其財以不沒其名而施及於後世則其視長年役役冀以多財遺子孫者其相去爲尤遠也

通之爲州也僻游人所不易及宦斯土者亦尠名彥都所可言者曰知州黃金韶劉傳曾孫雲錦黃承暄王仁東總兵泊承陞王吉李定明游擊鄧業良數人而已雲錦識張謇於如臯占籍被訟時謇一窮諸生被訟鬱塞良苦雲錦一見異之召之謁以他事留謇獨坐廳事察謇未嘗徙倚足未嘗移易尺寸旣與語退告幕客大偉視焉力爲之請移歸於通而客之以資其學故謇終身感焉泊承陞黃金韶之亡未及三十年州人請入祀名宦格於例未行王吉以功建專祠而鄧業良亦附祀祠中是數人者推尋其事蹟並良能吏之所時有而其後無盛大之名遂亦漸久而漸沒然其

於通人之心則若有不忘者存固亦忠厚之遺焉爾

昔范文正公監泰州西溪鹽稅爲堤捍海潮海門縣沈起繼之范堤自鹽城迄餘西餘西以東故海門縣地皆起所築東暨於海海頻坍堤頻蹙今呂四所謂倒岸者即沈堤蹙而未盡之處張謇治墾時續焉沈在當日名位皆不逮范雖堤之名亦爲范所掩賴王介甫沈侯興修水利記一文彰其實文顧不重哉亦正視文爲何如人之文也岳武穆公爲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戰南霸以卻金寇胡安定公以學道躬開繼之功及若文信國公一經往之蹟耳至今父老無不知並處處祠之信國公之兵馬都監金應歿葬於通則與前此所謂駱賓王墓得諸相傳之言者並移葬於狼山以爲重今觀永市猶有文丞相馬墓嗟呼名固愈久而益真抑愈久而尤難也

以上前纂 續纂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二 雜紀

十一

南通地處江淮海之間東更無地兵家言形勢者所不爭除宋金之際及倭寇內犯有兵事而三百餘年間較他衝要處兵禍爲少蓋規全局者但扼揚州而通可傳檄而定他竊發之盜計時翦滅不足論也清兵之畧定江北也大營駐揚州下河各縣望風震懾輸欵紳士亦隨衆傾向而已清始任某知州恣睢甚大拂民意羣起突入城擊殺之聞於清大營汹汹有舉重兵盡屠一州之說州人大恐無可爲計明某挺身出願認首亂歸法爲州人解此劫於是州人生祭之自縛投營支解而死此故老口口相傳之事也五山耆舊前集注有順治初亂民蘇如轍明萬里等劫殺知州李喬清兵至走死之事所謂明萬里者或即其人顧何以亂民稱之異矣博物院在縣南城外傍濠之陰密邇師範學校張謇爲學子增廣聞見而設苑有梁銅佛像一鐵羅漢像七皆取之江寧靈谷寺寺蕭梁時所建也

羅漢像本十六軀外塗以金燦甚革命時黎天才之兵所至騷擾摧毀以爲寺像皆銅值鉅乃盡毀之斷頭折臂洞胸之像狼籍敗殿之上時衆推丹徒馬良暫主都督署內務營營博物苑成未久聞其事乃謀諸良檢其稍完者七軀並未遭毀之銅佛露裯間道舟運於通續斷補殘各位以龕與所得龍門之石佛像如臯唐塑之迦難像明劉鑾塑之三清像並露列於苑中館之外臺嘗謂苑客曰是殆佛像一小劫一切之後意且小明乎南通無唐以前古蹟可說北山瓔珞柏相傳爲北宋時植要之未及千年也張謇嘗以師範學校農學校圖書館及侯氏墓之四銀杏與黃泥山北民家之樟金沙市河濬之榆類而次之作古樹記並攝其影大都植自明代三五百年耳嘗若甚鄭重者革命之後後生日囂張矣甚者狎侮老成尤狂悖者乃至非孝無論不弟安得少年學子推謇敬樹之意無拂其耆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一 雜紀

十一

長重爲風俗憂也謇之於通道必植樹以表之皆令人度以相等之丈尺曰吾欲使南通新草木咸有秩序耳

南通近四十年官吏之賢者最桐城孫雲錦否者最霍邱裴大中二人者皆皖人從六安吳竹如先生以宋學稱當時號爲三聖七賢之列者也而其歸宿至異孫牧通年餘勤懇如老儒臬察如幹吏去通後官淮安江寧開封知府所至有績到今爲人所思引疾歸計其田宅值五六萬金耳裴牧通亦年餘二子預其事聲名甚惡訟案收押之人至內外班房捕廳學署不能容白晝荷校繫縲之人由大堂連屬至大門外而搜括庫藏一空至清道咸聞罰鍰存庫之鐵錢亦論斤以貨四鄉之人側目城中則與其子有年誼或他有關者暱往還而關說焉范鎧前纂時張謇語之曰前志有於官吏褒貶之者邵潛夫爲州乘資亦美惡並書因舉孫裴鎧唯唯否

否蓋有所不忍言則曰裴知無錫錫之人甚稱頌之何也嘗曰然其在無錫誠賢耶無錫人自賢之其在通誠否也通之人自否之何必同子不聞裴所藏金石書畫書籍尙值十餘萬其欲得通陳氏一古物不獲以案說而取去之乎鎧唯唯否否其他猶可紀者曰侯官陳謨謨爲孫雲錦任江寧知府時屬吏嘗特保於總督沈文肅文肅甚器其才謨在通於命案勘驗時束胥役尤嚴戒勿侵犯事人家曰殺人有抵死之法無破家之罰至爲名論曰程遵道以酷聞曰劉傳曾曰黃承暄曰李春棠謹奉法而已無他可表見者新政初行州縣率曹曹然罔識所從或陽奉令而陰違或務空文搪塞或左右伺便排擊而沮撓之以爲快亦不僅南通官吏然舉不足置論矣

臨川李先生聯琇之避地川港也主茅錚家茅家殷富而先生任學政時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一 雜紀

十三

所錄之廳學生員先生無事嘗散步鄉間入一邨塾見塾師案有學生所作之牽牛花賦先生大稱異之識其人叩其他所業其人則周家祿也年裁十六七踰年孫如僅督學江蘇臨試通州家祿雋焉周茅故有連茅以先生器重家祿則引與其諸弟讀家祿因大得茅氏藏書讀之業頓進終其身感李先生知遇不絕

通昔多畫家近數十年則寥寥可數矣清同光閒單竹孫林以寫真名每寫一真與其人坐對日三五時凝神注目審度面部及顧盼言笑莊諧之姿勢乾墨淡赭鈎烘鈎勒烘染輒三五日成一真十八九能肖亦工花卉翎毛走獸筆力超渾顧性懶癖菸非窘不畫菸尤急於食也卒葬劍山之陰王靜軒燕終身於畫而方雅不逮單名亦稍下然其人殊不苟且年過七十老病將卒偶傷指濺血於素紙因作杏燕圖遂成絕筆其友人屬張

謬題詩於上存博物苑北館焉

以上續纂

南通縣圖志

卷二十二 雜紀

十四